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無狀 賢令尹問案升堂

卻說狄公見那老漢前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太無禮了。我雖是江湖朋友，沒有什麼名聲，也不至如此糊塗，到此地來賣藥。只因有個原故，要前來問你。我看這座墳地，地運頗佳，不過□年，子孫必然大發，因此問你，可曉得這地主何人，此地肯賣與不賣？」老漢聽畢，冷笑了一聲，轉身就走。洪亮趕上一步揪著他怒道：「因你年紀長了，不肯與人鬥氣，若在□年前，先將你這廝惡打一頓，問你可睬人不睬。你也不是個啞子，我先生問你這話，為什麼沒有回音？」那人被他揪住，不得脫身，只得向洪亮說道：「非是我不同他談論，說話也有點譜子，他說這墳地子孫高發，現在這人家後代已絕嗣了。自從葬在此處，我們土工從未見他家有人來上墳，連女兒都變啞子，這墳的風水，還有什麼好處？豈不是信口胡言？」洪亮故意說道：「你莫非認錯不成？我雖非此地人民，這個所在，也常到此，那個變啞子的人家姓畢，這葬墳的人家。哪裏也是姓畢麼？」那老漢笑道：「幸虧你還說知道，他不姓畢難道你代他改姓麼？老漢田內有事，沒工夫與你閒談，你不相信，到六里墩問去，就知道了。」說著將洪亮的手一撥，匆匆而去。狄公等他去遠，說道：「這必是冤殺無疑了，不然何以竟如此奇驗，我且同你回城再說。」當時洪亮在前引路，出了幾條小路，直向大道行去。到了下晝時節，腹中已見飢餓，兩人擇了個飯店，飽餐一頓，復往前行，約至上燈時分，已至昌平城內。主僕到了衙門，到書房坐下，此時所有的公差，見本官這兩日未曾升堂，已是疑惑不定，說道：「莫非因命案未破，在裏面煩悶不成，不然想必又私訪去了。」你言我語，正在私下議論，狄公已到了署內，先問喬太、馬榮可曾回來。早有家人回到：「前晚兩人已回來一趟，因大爺不在署中，故次日一早又去辦公。但是那邱姓仍未訪出，不知怎樣？」狄公點了點頭，隨即傳命值日差進來問話。當時洪亮招呼出去，約有半杯茶時之久，差人已走了進來，向狄公請安站下。狄公道：「本縣有朱簽在此，明早天明，速赴皇華鎮高家窪兩處，將土工地甲，一併傳來，早堂問話。」差人領了朱簽，到了班房，向著眾人道：「我們安靜了兩天，沒有聽什麼新聞，此時這沒來由的事，又出來了。不知太爺又聽何事，忽然令我到皇華鎮去呢。你曉得那處地甲是誰？」眾人道：「今日何愷還在城內，怎麼你倒忘卻了？去歲上卯時節，還請我們大眾在他鎮上吃酒，你哪如此善忘？明日早去，必碰得見他。這位老爺遲不得的，清是清極了，地方上雖有了這個好官，只苦了我們拖下許多累來，終日坐在這裏，找不到一文。」那個差人聽他說是何愷，當日回到家中，安息了一夜，次日五更就忙忙的起身。

到了皇華鎮上，先到何愷家內，將公事丟下，叫他夥計到高家窪傳那土工，自己就在鎮上。吃了午飯，那人已將土工帶來，三人一齊到了縣內。

差人稟到已畢，狄公隨即坐了公堂，先將何愷帶上問道：「你是皇華鎮地甲麼？哪年上卯到坊，一向境內有何案件，為何誤公懶惰，不來稟報？」何愷見狄公開口，就說出這幾句話來，知他又訪出什麼事件，趕著回道：「小人是去歲三月上卯，四月初一上坊，一向皆小心辦公，不敢誤事。自從太爺到任以來，官清民安，鎮上實無案件可報。小人蒙思上卯，何敢偷懶，求太爺恩典。」狄公道：「既是四月到坊，為何去歲五月出了謀害的命案，全不知道呢？」何愷聽了這話，如同一盆冷水，澆在身上，心內直是亂跳，忙道：「小人在坊，晝夜逡巡，實沒有這案。若是有了這案，太爺近在咫尺，豈敢匿案不報？」狄公道：「本縣此時也不究罪，但是那鎮上畢順如何身死？汝既是地甲，未有不知此理，趕快從實招來！」何愷見他問了這話，知道其中必有原故，當時回道：「小人雖在鎮上當差，有應問的事件，也有不應問的事件。鎮上共計有上數千人家，無一天沒有婚喪喜事，畢順身死，也是泛常之事。他家屬既未報案，鄰舍又未具控。小人但知他是去年端陽後死的。至如何身死之處，小人實不知情，不敢胡說。」狄公喝道：「汝這狗頭倒辯得清楚，本縣現已知悉，你還如此搪塞，平日誤公，已可概見。」說著，又命帶土工上來。

那個老漢，聽見縣太爺傳他，已嚇得如死的一般，戰戰兢兢地跪在案前道：「小人高家窪的土工，見太爺請安。」狄公見老漢這形樣，回想昨日他跑的時節，心下甚是發笑。當時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，當土工幾年了？」那人道：「老漢姓陶，叫陶大喜……」這話還未說完，兩旁差人喝道：「你這老狗頭，好大膽量，太爺面前，敢稱老漢，打你二百刑杖，看你說老不老！」土工見差人吆喝，已嚇得面如土色，趕著改口道：「小人該死！小人當土工，有三□年了，太爺今日有何吩咐？」狄公道：「你抬起頭來，此地可是鬼門關了麼？你看一看，可認得本縣？」陶大喜一聽這話，早又將舌頭嚇短，心下說道：「我昨日是同那郎中先生說的此話，難道這話就犯法了？這位太爺，不比旁人。」眼見得尊臀上要露醜了，急了半晌，方才說出話道：「大爺在上，小人不敢抬頭。小人昨日魯莽，與那賣藥的郎中，偶爾戲言，求大爺寬恕一次。」狄公道：「汝既知罪，且免追究。汝但望一望，本縣與那人如何？」

老漢抬頭一看，早已魂飛天外，趕著在下面磕頭說道：「小人該死，小人不知是太爺，小人下次無論何人，再不敢如此了。」眾差看見這樣，方知狄公又出去察訪案件。只見上面說道：「你既知道那個墳家是畢家所葬，他來葬的時節，是何形像，有何人送來，為何你知道他女兒變了啞子？可從實供來。」老漢道：「小人做這土工，凡有人來葬墳，皆給小人二百青錢，代他包塚堆土等事。去歲端陽後三日，忽見抬了一個棺柩前來，兩個女人哭聲不止，說是鎮上畢家的小官。送的兩人，一個是他妻子，那一個就是他生母。小人本想葬在亂家裏面，才到棺柩面前，忽那裏面咯咯咋咋響了兩聲，小人就嚇個不止。當時向他母親說道：‘你這兒子身死不服，現在還是響動呢。莫非你們人殮早了，究竟是何病身死？’他母親還未開口，他妻子反將小人哭罵了一頓，說我把持公地不許埋葬。那個老婦人，見她如此說法，也就與小人吵鬧起來了。當時因她是兩個女流，不便與她們爭論。又恐這死者是身死不明，隨後破案之時，必來相驗，若是依著亂塚，豈不帶累別人？因此小人方將他另埋在那個地方。誰知葬了下去，每日深夜，就鬼叫不止，百般不得安靜。昨日太爺在那裏時候，非是小人大膽，實因不敢在那裏耽擱。這是小人耳聞目見的情形，至這死者果否身死不明，小人實不知情，求太爺的恩典。」狄公聽畢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本縣且釋汝回去，明日在那裏伺候便了。」說罷，陶大喜退了下來。隨即傳了堂諭：「洪亮協同快差，當晚趕抵皇華鎮上，明早將畢順的妻子帶案午訊。」吩咐已畢，自己退入後堂。

那些快差，一個個搖頭鼓舌，說：「我們在這鎮上，每月至少也要來往五六次，從未聽見有這件事，怎麼太爺如此耳長？六里墩的命案還未緝獲，又尋出這個案子來了，豈不是自尋煩惱！你看這事平空而來，叫我們向誰要錢？」彼時你言我語，談論了一會，只得同洪亮一齊前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